說帖

卷二十三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

奉天司 道光十八年

臣等查科歛錢糧不入己杖六十之律係指僅止科歛並未釀成人命而言若因科歛而釀成人命自應從重科以威逼斃命之條豈得舍人命於不問僅依科歛本律定擬致滋輕縱今驍騎校賡音阿勉減兵餉被甲兵沙蘭保帶同巴彥圖爾控告經該上司押令捕足該員輒聲言沙蘭保帶領控告欲行處治致沙蘭保畏懼自盡罪坐所由不得謂與該員無干該員勉減兵餉復倚官威嚇逼斃屬兵情節較重自應

按威逼致死本律酌量加重辦理該將軍僅依科歛
之律擬以杖六十殊未允協且詳核案情該員以驍
騎校委署佐領圖記開放兵餉並非刻不可緩之事
何以該佐領業假滿旋回該員迫不及待遽將兵餉
開放即難保無意圖侵蝕情事况以整銀分為碎包
銀數自必短少何以反有餘剩之銀其為有心尅減
更有概見至餘銀送鋪存記並未吊查該鋪賬據所
供留偹公用之言尤難憑信案情種種支離 臣 部未
便率覆應令該將軍另行提案研鞫務得確情按律

安擬具奏到日再議

刑律受賍

官吏受財

湖廣司道光十九年

查例載蠹役嚇詐致斃人命不論贓數多寡擬絞監候若係拷打致死者照故殺律擬斬監候為從並減一等又刁徒無端肇衅平空訛詐欺壓鄉愚致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擬絞監候拷打致死者擬斬監候為從各減一等各等語詳繹例意一以懲衙蠹一以儆刁徒皆以自盡及拷打為罪名斬絞之分皆以為從減等科助勢濟惡之罪是同一致死而致死之由或因自盡或因拷打必須驗檢明確不得稍涉游移

致罪名或有出入即同一自盡而自盡之由或因刑
責或因毆踢必須推鞫詳明不得兩相牽混致首從
漫無區分此案巳革巡檢宣維屏因向劉可富借錢
往來劉可富之戚李士珩將承買運丁公産揑作民
田賣與邵學禮承種當交價錢一百七十千其餘一
百約千期找結旋經邵學禮查係軍産向李士珩退
地並索還原交之錢李士珩不依即以邵學禮拖欠
田價稟經宣維屏傳訊並託劉可富向宣維屏関說
宣維屏欲追出錢文全行借用劉可富處令各用一

半李士珩等隨将郃學禮扭至巡檢衙署訊押勒限繳銭屆期劉可富復往催追宣維屏提訊令弓兵掌責郃學禮八十劉可富站立案側運伸兩指二次宣維屏又立掌責四十交看役楊明貴等帶至堂下郃學禮聲稱劉可富何故慫官将其毒打劉可富嗔其直呼姓名復掌毆其左右腮肰並脚踢其腎囊一下郃學禮負痛蹲地經楊明貴扶至差房歇息詎郃學禮因被責毆傷重痛忿交加即于是夜投繯殞命該督将宣維屏比依蠹役嚇詐致斃人命例問擬絞候

並以劉可富将郜學禮掌毆足踢幾至立斃其命雖郜學禮死由於縊而現驗屍骨情形即不縊亦斷無生理将劉可富依刁徒平空訛詐拷打致死例擬以斬候等因臣等查此案劣員串通刁徒圖財致被詐之人情迫自盡自應認真究擬以申寃慣惟法有一定事無兩可況人命至重死於縊即不得謂復死於傷死於街蠹之詐賍即不得謂復死於刁徒之欺壓司讞者必應虛衷研鞫務得致死根由以嚴由惡之誅定助惡之罪固不可曲為開脫亦不得意存苛求

致失情法之平此案已革巡檢宣維屏以佐雜微員濫收詞訟欲圖追出錢文分用輙將並無不合之郃學禮掌責百餘下之多其情實屬可惡如果郃學禮妻因宣維屏濫刑逼責氣忿自盡即將宣維屏比照蠹役詐贓釀命例擬絞亦屬罪所應得劉可富倚恃官勢逞兇濟惡即屬為從自不能科以駢首之罪如果郃學禮係因劉可富慫官刑責復被毆踢致傷氣忿輕生則應將劉可富依刁徒平空訛詐欺壓鄉愚致令自盡例擬絞不必照拷打致死例擬斬致與因

傷身死者漫無區别宣維屏知情圖賄聽其嘱託即
屬為從亦不能復科以緩首之罪是邵學禮係因何
人氣忿輕生自盡寔為此案緊要關鍵雖邵學禮已
死其未死之先必有因何氣忿痛不欲生之言或向
屍親告述或經看役聽聞皆可逐細推鞫即或邵學
禮生前並無活口可凴且於宣維屏劉可富二犯均屬
忿恨無可分别亦應究明該二犯寔係何人首先起
意詐逼照共犯罪以造意為首之律定擬今該督並
未將邵學禮因何致死根由研究明確既科宣維屏

嚇詐致死之罪復科劉可富拷打致斃之條是一命
而擬兩抵一事而引兩例辦理殊屬矛盾其劉可富
係案外無干之人若非欲從中分肥何以屢向催追
慫官刑責宣維屏若非受其挾制何以任聽指揮濫
責無辜其謂並無挾詐分肥情事殊難憑信該督並
不從此根究徒以雖不縊亦斷無生理一語文致其
罪殊不足以折服其心案情既未確鑿引斷自難允
協臣部未便率行議覆應令該督再行研訊明確按
例妥擬具奏到日到議

刑律受贓

官吏受財

江蘇司

同治十年

該撫以李振西誣控王兆咸等指官詐贓蔡得厚等唆訟致被誣之蔡得厚楊世燿各因畏累先後服毒身死本干例擬該犯業經在途服毒自盡門丁高順得受洋錢業已身死應毋庸議將王兆咸等擬以杖枷並聲稱請將被參革職之前署泰州知州長康開復原官交部議處等因具

奏前來臣等詳核案情已死李振西於朱樂落河身死一案曾經唆使朱橋藉屍捏控圖詐既據朱橋當堂

刑律受贓

官吏受財

供明即該恭牧長桒供稱李振西本係訟棍自應嚴
拏懲辦以儆刁風何以經善堂董事楊世燿代為乞
請情願捐錢八百吊興修龍王廟宇輒即允從免究
情近科斂勒罰即無得賍入已情事亦屬有干例擬
况該善堂董事共有數人何以自開工以至落成一
切收捐支發工費錢文均係楊世燿一人經手其同
當司事之夏嘉穀等均未與聞其事似非情理所有
該恭牧既已批准免提何以尚有未經撤銷差票李
振西認捐錢文業已稟明立案亦不應復向門丁高

順懇請送給洋錢三十六元求將差票弔銷且既係伊樂從何以上控呈詞又云董事王兆咸聲稱該恭牧勒令伊報効錢一千吊伊托楊世燿說合減至八百吊文並門丁差役均勒詐洋錢等情楊世燿如果僅代李振西經手捐項並無過付別情無難到案質對何至一聞被控即行輕生自盡謂該恭牧等並無詐贓情事殊難憑信至秦得厚因何服毒身死最為此案緊要關鍵李振西因承買僧廣照地畝與劉兆良在州互控續復呈控係秦得厚與劉佩元二人主

咬既據該叅牧審明劉兆銀所控全虛取結完案具
秦得厚有無主唆何以並未詳晰敘明追劉兆銀赴
府翻控業已批州將其重責斯時李振西並未呈控
何以知係秦得厚等主唆屢提解究現據該督等聲
稱秦得厚等並無主唆情事該叅牧當時憑何訊結
究竟秦得厚有無主唆何以並未申詳到府直至案
經累年莫結秦得厚忽因奉提嚴緊遽行自盡顯係
另有別情況李振西被朱橋供出之時其時李振西
正與秦得厚等在州涉訟查辦正屬易易乃檢閱供

招或稱李振西畏罪逃避或稱李振西因病未到已
屬自相矛盾且同一唆訟之案李振西被人供出確
有憑據因其認捐錢文即予完結春得厚被人控告
事屬無憑何以案經累年仍復嚴提辦理亦不應如
此顢頇再查李振西與劉兆銀在州涉訟係同治六
年二月間之事朱橋供出李振西唆令揑控係在是
年夏間春得厚服毒身死在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其
該叅牧集証斷結及劉兆銀赴府翻控並嚴提主唆
之春得厚等究辦均未敘明係何月日門丁高順得

受李振西洋錢係六年七月之事楊世燿與李振西
先後服毒自盡均在七年三月該叅牧於七年五月
被叅革職勒令將門丁高順交出其高順究竟何時
潛逃亦無月日可考自係先期縱令脫逃何以所具
甘結均稱高順於六年閏四月初三日在安徽失足
落水身死無論六年並無閏四月其年月既顛倒不
符且無屍親見証確切供詞亦難信為落水身死實
據李振西並未到案供明何以知其所控均係虛誣
種種情節俱屬支離總之李振西與楊世燿均係已

退書吏秦得厚又現充禮書彼此所牽控者又均係該州門丁吏役在李振西等平時狼狽為奸事所必有而該恭收之藉端索詐亦難信為必無該撫於知州門丁被控詐贓重案既未飭令將門丁高順交出嚴審復於案証自盡三命仍不澈底根究率據串捏供詞草率完案並將該恭收開復原官僅照失察門丁詐贓交部議處實屬有心護庇殊不足以澄官方而成信讞 臣部碍難率覆應令該撫欽遵前奉

諭旨

認真研鞫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奏到日再議

刑律受贓

官吏受財

奉天司同治十一年

查例載將良民誣指為竊稱係寄賣賊贓捉拿拷打嚇詐財物除寔犯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俱發邊遠充軍又蠹役恐嚇索詐計贓十兩以上發近邊充軍至一百二十兩者照枉法擬絞為從分贓並減一等計贓重於從罪仍從重論各等語此案衙役馬煥許詳因梁英係命案內牽連逃在呼蘭巴彥蘇蘇衙門充當快班副頭隨同衙役林淮劉萬魁奉票前往拘拿逆梁英恐被拏去央求門丁劉際昌執持印票商

刑律受贓

官吏受財

同該犯等往各界訛詐作為打點無事輒聽從妄拏
佃民李秀閩殿忠等非刑拷打逼勒詐索錢文自應
均照將良民捉拏拷打嚇詐財物不分首從例擬以
邊遠充軍該將軍將該犯等依蠹役詐贓一百二十
兩照枉擬絞為從分贓減一等例擬流置妄拏拷打
于不問引斷尚未允協惟查蠹役恐嚇詐贓得贓一
百二十兩照枉法擬絞舊例內原無為從之文其所
稱為從分贓減等及不計贓擬徒之語係指十兩以
下及致令賣男鬻女者而言嘉慶六年修例時將為

從減等一語移於照枉法擬絞之下雖係為改歸畫一
免致歧異起見不知枉法科罪之律係以各犯入己
之贓分別定擬並無首從可分與恐嚇取財律准竊
盜論罪者不同是以同治九年本部修例時因例內
為從分贓減等之語尚未明晰特添入計贓重於從
罪者仍從重論一語以符定例之本意設如首從各
犯計入己之贓均各滿貫即應照例均擬繯首計入
己之贓各在十兩以上及隨未逾十兩而有挖拏拷
打情事亦即應照例分別問擬充軍例內明言除定

犯死罪外其餘均擬充軍則凡詐贓通貫之犯均已包舉在內而例原屬並行不悖全在司讞者核情定擬自無歧誤若如該將軍所擬以首犯罪應擬絞從犯即應減等擬流設或計贓一百二十兩勢必將該犯等於軍罪上減等擬徒殊非嚴懲兇暴之本意今馬懊許詐跟同衙役梁英索詐各主錢物統計贓銀二百八十兩零雖已滿貫惟各犯入己之贓各計若干檢查原供並未據該將軍分晰叙明遽將梁英照枉法擬絞馬懊等於絞罪上減等擬流不特首犯罪

名大有出入即從犯罪名亦屬引擬未協設將來緝獲首犯梁英到案供係分贓無多該犯馬懊等或有入己贓數至一百二十兩者辦理殊多窒碍本部碍難率覆應令該將軍再行提犯嚴鞫究明各犯等入己贓數若干詳細聲叙晰妥擬報部到日再行核覆至失察蠹役詐贓及門丁私發印票槍械火藥等物妄拿良民拷打嚇詐之該管各官均例有處分該將軍並未聲明亦屬疎漏並令俟定案時一併咨部核辦可也

刑律受贓　官吏受財

奉天司　同治十二年

臣等查此案旗兵達啟京控刑書黃煜等賄縱盜犯等情現據該侍郎聲明該犯所控多係事不干己業已病故應毋庸議其母白王氏堅不具供照案証明確例奏請

定奪

如果案情毫無疑義自應照擬完結惟詳核案情已獲正法之張希成既係搶劫盜犯且同時獲犯九名訊明正法該犯即供係被賊裹脅堅不認搶亦應提同夥盜環質自可究出實情乃委審各員延擱數月

刑律受贓　官吏受財

終未設法推究追經覺羅瑞凱假冒會首王安等名
捏造保呈懇將張希戎釋放復不詳細查訊遽行據
呈詳請保釋已難保無聽囑受賄故縱情弊至刑書
黃煜經手承辦盜案於已革捕役莫淦等探聽張希
戎有無認過搶供輒向告知實情若非預先商謀上
下勾通一氣瑞凱何敢公然冒名投遞保呈其為事
前受賄縱盜尤可想見如謂該犯黃煜委係事後受
謝並無知情賄縱情事無論瑞凱等冒名遞呈業已
將張希戎朦混保出儘可置之不顧乃必輾轉送給

伊等錢帖六百吊是何意見若謂係門丁王華勾通營私舞弊則錢帖即應送給王華一人收受何必分給該犯等一半尤屬不近情理且許財營求之瑞凱等及受賍之門丁王華等均在逃未獲所供係事後受財顯係該犯一面之詞殊難遽信況黃煜等被達啟呈控受賄縱盜等情未必盡屬無因該縣馮繼堯並不嚴切根究任令張起龍等私自調處以致釀成京控重案而於被控之門丁李宜齋亦不赶緊交出其為有心迴護縱令脫逃更無疑義該侍郎等於此

等京控情託賄保盜犯重案仍不澈底根究從嚴懲
辦直至該原告病斃始據該刑書等狡飾供詞分別
擬以徒杖減免草率完結並於門丁李宜齋等聲請
免提實屬輕縱至張希成係決不待時重犯若非後
次被獲正法幾致倖逃顯戮乃謂該委員等止係未
能審出實情係屬失出並以失察丁書受財僅請交
部議處殊不足以成信讞臣部碍難率覆應令該侍
郎等欽遵前奉
諭旨會同嚴審並飭嚴拿在逃之門丁王華等切寔研究

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奏到日再議

刑律受贓

官吏受財

奉天司 光緒十一年

查例載因事受財入己審明准枉法贓果於一年限內全完流徒以下免罪等語此案潘廷思係已革鄉約因呼蘭滋墾地畝戶部議令追繳押租花利並以免陰舊有封禁荒地起意進京謀辦豁免開墾經御史英俊代為具摺條陳輒將各佃戶滙京銀兩酬謝英俊並給與戶部書吏全照銀各六百兩該犯說事過錢係無祿人例得減等擬徒惟復從中使用銀八百餘兩將潘廷思依說事過錢而又受錢計贓從重

刑律受贓　官吏受財

論准枉法贓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所得贓銀仍照例勒限監追經本部奏明將該犯解交黑龍江將軍俟限滿能否完繳再行分別辦理等因在案茲據該將軍咨稱該犯潘廷恩應交贓銀八百三十六兩已於一年限內如數完交惟查該犯素不安分未便因其贓銀已繳稍從末減擬照部議杖一百流三千里實發以懲鄉中之蠹等因　本部查限內完贓不准減等之例係指枉法者而言今潘廷恩原犯係照准枉法贓律擬流定案時照例勒限監追並聲明俟限

滿能否完繳再行分別辦理該犯應繳贓銀既於一
年限內如數完交自應照例准其免罪如謂該犯素
不安分自可飭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倘再有不法等
情即行加等治罪已足以示懲儆況該犯事犯到官
在本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
以前亦在准減之列更未便將例得免罪之犯格外
加重致與定章不符所有該將軍聲稱擬將該犯照
原擬發配之處應毋庸議相應咨覆該將軍可也

刑律受贓

有事以財請求

湖廣司光緒十六年

湖南撫　咨辰谿縣營兵余超羣故縱押解軍犯陳冠羣脫逃並廖隂詳受賄頂替及該犯余超羣在省監病故一案緣余超羣籍隸芷江縣充當懷儀汎營兵廖隂詳暨在逃之陳冠羣均籍隸貴州銅仁縣陳冠羣因糾邀楊玉倡等直入捕署挾制審依刁徒直入衙門挾制官吏例擬發近邊充軍發江西省安置陳冠羣在籍雇倩廖隂詳挑送衣物隨行於光緒十四年九月初四日由芷江縣派差並移撥余超羣陳

貴興遞解到縣當經該縣驗明年貌箕斗相符即於
次日僉差蕭體謝順協同余超羣等解赴沅陵縣交
替行至十里鋪地方蕭體陡患腹痛病症謝順陳貴
興分赴附近村市覓醫調治余超羣一人解犯前進
陳冠羣慮恐到配受苦起意潛逃在途情自送給廖
陰詳紋銀二兩央令乘間頂替廖陰詳貪利應允余
超羣聞知不依陳冠羣復向其再三懇求並送給紋
銀五錢余超羣亦即允許隨將陳冠羣帶至僻處脫
卸刑具與廖陰詳繫帶陳冠羣當即逃逸余超羣押

同廖陰詳於初六日傍晚時分前赴沅陵縣頂名報到進監蕭體病症醫治稍愈與謝順陳貴興先後赶至縣城余超羣告稱業將陳冠羣解縣收禁蕭體等不知頂替情由當即各赴飯店住宿等候廻照初七日經沅陵縣點驗因年貌不符究出實情將廖陰詳解回該縣催提余超羣等到案訊詳逸犯陳冠羣屢緝無獲余超羣帶病進監醫調無效病故驗訊禁卒人等並無凌虐情弊提訊據供前情不諱究明蕭體等並無商同賄縱情弊應即議結此案營兵余超羣

刑律受贓

有事以財請求

奉派押解軍犯陳冠羣前赴沅陵縣交替輒敢受賄
縱逃自應照律問擬余超羣除得受陳冠羣紋銀五
錢按照枉法贓律罪止擬杖輕罪不議外合依官司
起發已經斷決充軍囚徒押解人故縱者與囚同罪
律應與陳冠羣同罪發近邊充軍業在省監病故應
與訊無凌虐之禁卒人等均毋庸議廖陰詳以案外
之人受賄頂替致犯脫逃例無治罪專條自應比例
問擬廖陰詳合比依奸徒得受正兇賄賂到官頂認
審係案外之人業已成招定罪幾致正兇漏網者俱

照本犯之罪一例全科例亦應與陳冠羣同罪發近
邊充軍該犯事犯在光緒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大赦
以前應否准其援免聽候部議陳貴興等於余冠羣
受賄故縱訊不知情亦非無故散行惟不小心防範
究難辭咎營兵陳貴興縣役蕭體謝順均合依押解
軍犯中途脫逃照配所看守保甲杖八十例擬杖八
十事在
赦前
應准援免乃各分別革役革伍廖陰詳所得賍銀照
追入官余起羣得銀五錢身死勿徵逸犯陳冠羣勒

刑律受賍

有事以財請求

緝獲日另結為此合咨等因前來　除罪應擬軍之
余起羣業已在監病故應與訊無凌虐之禁卒人等
均毋庸議外廖陰詳等均應如所咨辦理事犯俱在
光緒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恩詔
以前廖陰詳係頂替軍犯比依頂兇照本犯同罪例
擬軍究與實犯刁徒挾制官吏者有間應准援免後
再有犯加一等治罪陳貴興等所得杖罪均准援免
餘如所咨辦理仍令照例彙題並令飭緝逸犯陳冠
羣務獲究報可也

湖廣司 光緒九年

查審理門丁詐贓之案必須嚴究影分入已確情按例懲辦不得因正犯在逃率憑狡避供詞遽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鄧金南在候補知縣王珠壽處充當長隨迨伊主委署江華縣事隨帶鄧金南與在逃之胡貴英同赴任所均派充門丁嗣該縣職員賴鴻才家雇工熊興潰捕獲竊賊于加魁身死熊興潰赴縣投首經縣勘驗縣差張彬徐雄各索得賴鴻才飯食洋錢一元半其時胡貴英探知賴鴻才家道殷實起

刑律受贓

在官求索借貸

人財物

意商允鄧金南藉此嚇詐得贓分用胡貴英隨至賴鴻才歇處向賴鴻才嚇稱如不多出驗傷各費定行懲官將其弟兄鎖拏辦罪賴鴻才被詐無奈央懇素好販運木料之許中漢等向何春浦等錢店聲言買木先價借得洋銀一千三百六十元計通用票六紙由賴鴻才交給胡貴英接收胡貴英三次至錢店照數兌付清楚鄧金南屢向胡貴英查問胡貴英聲言僅得洋錢一百元隨分給鄧金南洋銀三十元嗣胡貴英復至賴鴻才家索取結案重費賴鴻才不甘由

府赴司具控並控經巡撫衙門委員訪拏鄧金南到
案審供不諱該撫以鄧金南充當門丁聽從在逃之
胡貴英向賴鴻才嚇詐胡貴英隱瞞多贓僅分給該
犯洋銀三十元折實庫平銀十六兩八錢將鄧金南
依長隨嚇詐得財照蠹役詐贓例治罪蠹役恐嚇索
詐計贓十兩以上發近邊充軍爲從減一等例擬杖
一百徒三年惟首犯胡貴英在逃未獲該犯胡貴英
所供各情是否避重就輕應照例監候待質俟五年
限滿首犯能否弋獲再行分别辦理縣差張彬等均

在官求索借貸

照蠹役詐贓一兩以下例各擬杖一百折責革役聲
入財物
明熊巽瀆致鑿竊賊正案發回該縣訊明照例招解勘轉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案情該犯鄧金南與在逃之胡貴英同充門丁聽從胡貴英藉案向賴鴻才嚇詐何以胡貴英獨自前往又任令胡貴英一人兌取贓銀已非情理所有且胡貴英詐得洋銀至一千三百餘元之多乃該犯供稱胡貴英僅分給洋銀三十元尤難憑信顯係商同朋分因胡貴英在逃未獲捏詞支飾以為狡卸地步即使所供屬寔該犯以長

隨嚇詐核計入已贓數已在十兩以上例內既指明計贓重於從罪者仍從重論即應照例擬軍該撫將該犯依處從詐贓十兩以上發近邊充軍復照爲從減等擬徒引斷殊未允協案情既涉支離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研鞫並嚴拏逸犯胡貴英務獲質訊明確按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人財物

山西司 光緒十六年

查律載出使人於所差去處求索者與監臨官吏罪同又監臨官吏求索部內財物計贓准不枉法論又稱准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官吏因事受財准不枉法贓累於一年限內全完流徒以下免罪各等語此案已革員外郎常斌係管理庫倫商民部院章京奉派查勘庫倫迤北伊琫等處墾田因該民人等種地無票懇求免究向衆民勒索帖茶共八百四十餘箱馬四匹被種地民人喬秉貴等四十餘名赴

庫倫等衙門喊告該大臣以該員收過茶項馬匹雖已如數交出惟在被告之後請將員外郎常斌交部嚴加議處經吏部照例議以革職提問因處分例止革職無可再加奏請交臣部照例辦理等語臣等查已革員外郎常斌派委查勘墾田勒索衆民帖茶八百四十餘箱馬四匹自應按律問擬常斌合依出使人於所差去處求索者與監臨官吏罪同監臨官吏求索部内財物計贓准不枉法論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惟該革員於被控後將

茶帖如數交出給與衆民收領即與限内完贓無異照例應准免罪既經吏部議以革職應毋庸議所有

臣等照律定擬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二十八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人
財
物

江西司 同治九年

本部詳核案情前署廣昌縣知縣彭芝因逆匪竄入江境派令職員何占春等辦團勸捐該監生符鼎元業已捐錢四百吊陸續繳清嗣何占春以捐不敷用稟縣飭傳符鼎元勸令再捐銀五百兩符鼎元避匿不到係屬世情之常本無罪名可科後該縣奉文採辦軍米自應設法採買以濟軍急乃因何占春等稟稱符鼎元家有米石輒即派令家丁孫貴等前往將其倉谷開發五百五十餘石照時價作銀四百兩零

作為捐款報銷請奬試思閤境以内存儲米石之家恐亦不少何以獨將符鼎元米穀開發顯係因其不肯寫捐借名軍米緊急為此挾制之計使之無可誰何雖當軍務急迫之時勸令富户捐錢練團防堵原為保護地方起見因不能拘泥成例遽以因公科歛論惟以有主倉米並不問其是否情願捐輸强行開發礱作軍食以致激成京控重案究屬有干例議如謂事屬因公並無浮冒揑飾情弊即可從寬免議不知用强科罰米穀不分有無罪犯例有明禁即江西

本省遇有公事私行勒派商捐亦有題參治罪專條該撫並不詳核例義僅稱該員業已記過示懲免其再議殊不足以昭平允且恐此端一開紛紛效尤均藉口於辦理公務倚官妄為勢必釀成事端殊於地方大有関繫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詳核例案妥擬具報到日再議可也

河南司 同治七年

查律載詐為其餘衙門印信文書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冒認良人為子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又名例律載二罪俱發以重者論各等語此案張鴻因伊子輝然自幼迷失聞知學院毆陽　年庚籍貫彷彿相似輒書寫信函冒認學院毆陽　為子並擅用舊存已故河北道周　未用鈐印馬封裝信投遞希圖養贍寔屬謬妄遍查律例並無冒認學院為子作何治罪專條亦無辦過似此成案查冒認良人為子律止杖九

詐偽制書

十徒二年半其將道印未用之官封裝遞私信照詐為其餘衙門印信文書科斷罪應滿徒自應從其重者論即該犯冒認學院為子較冒認平人為子者情節為重未便仍擬滿徒亦應於所犯滿徒罪上加一等科斷方與定例符合至加二等問擬之案除後律有正條方准引用外其由本罪從重加等者向無加至二等之例該撫以該犯冒認學院為子核與軍民毆非本管九品以上官情事相類比照冒認良人為子杖九十徒二年半復律按軍民毆非本管九品以

上官加凡鬥二等加擬杖一百流二千里固係酌量
辦理惟冒認與毆傷究有不同學院係奉
制命出使亦不應與尋常九品以上官相提並論該撫既
係從重照他律定擬即不應於另犯別罪上再行加
等治罪不知該犯因希圖養贍而起意冒認因冒認
而擅用官封核其詐為印文之由即係因冒認學院
為子而起事屬一綫相因與身死兩項罪名各不相
侔者情節迥殊自應按照該犯所犯滿徒罪上加一
等擬以流戍無庸輒轉比附援引毆九品以上官加

二等之律致涉牽混所有張鴻即張鴻業一犯應即改依詐為其餘衙門印信文書杖一百徒三年律上酌加一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雖年已七旬不准收贖即行定地發配到配折責安置餘如所咨辦理仍令照例彙題至議處云云

山東司 同治八年

查此案宋林起意商允閻二描摸印信偽造簽票冒充差役嚇取鄉民京錢共二千一百文前據該撫以該犯描摸印信誆騙財物計贓一兩以上罪應擬徒將宋林依詐充衙門差役嚇取財物該犯徒罪以上者無論有無簽票枷號一個月發近邊充軍例擬軍加枷閻二依為從減一等擬以滿徒等因咨部經本部以宋林等描摸印信偽造簽票冒充差役嚇取鄉民京錢共二千一百文以一主為重計贓在一兩以

刑律詐偽

偽造印信時憲

下該犯僅止索詐並未將被詐之人鎖拏按所犯本罪未至擬徒但經恐嚇詐財照蠹役詐贓問擬例罪止枷杖惟其描摸印信詐騙錢文贓重於蠹役詐贓之罪應照描摸印信行使誆騙財物為數無多犯該徒罪以下者各計贓以次遞減例按註內一兩以下杖六十徒一年例應擬以杖六十徒一年駁令另行妥擬去後茲據該撫咨稱細繹詐為文書條例所稱文書二字則凡關繫公務書寫字義成文者均應取問如律並非有關倉庫錢糧以及引票批詳始得以

文書論斷是以偽造不問次数得贓不計多寡一經誆騙得財即應擬以軍戍至於假差嚇詐之例重在妄拏平人無故擾害與兇惡棍徒衆名大同小異其不言情兇勢惡者蓋此輩冒充官役狐假虎威其勢足以懾人其言足以惑衆蠢爾鄉愚無有不俯首帖耳從其魚肉者是以例內註明體訪事情緝捕盜賊占宿公館搜查客船分款書之有一於此即可援引細味無論有無簽票一語則其所重不在票之有無而在無故擾害恭覩歷辦成案其間或被詐本係舊

匪或所取係屬禁物而不肯旁引曲比予以輕典者誠以地方棍徒胆敢詐充差役揑造簽票擾害良民藐法已極若不嚴示懲創何以安良民而儆匪胆況此案宋林等揑造兩票擾害沿河渡口較之尋常止圖嚇詐一人一事者情節為尤重揆其詐為文書及假差嚇詐兩事均罪應擬軍但揑造差票照詐為文書問擬曾奉大部覆准有案援引嘉慶二十二等年江蘇等省成案將宋林照詐為文書誆騙科歛財物例發近邊充軍闔二照為從擬徒並聲明闔二業經

解配充徒等因本部查宋林商同閣二揑造簽票假充差役詐得各地主京錢一千六百文各船戶亦送給京錢五百文以一主為重計贓尚不及一兩惟既據該撫咨稱此輩冒充官役狐假虎威蠢爾鄉愚無有不恣其魚肉者况該犯等揑造兩票擾害沿河渡口較之尋常嚇詐一人一事者情節為重若不嚴示懲創無以安良民而儆匪胆自係為綏靖閭閻堵絕滋擾起見此等不法匪徒即從嚴懲治亦無足惜第罪有所止即法無可加該犯揑造假票其印信究係

描摹並無盜用情事計贜科罪止應擬以杖六十徒一年若遽照詐為文書誆騙財物例定擬不特與盜用印信者無所區別且較之私雕假印誆騙無多者反形加重殊不足以昭平允至該撫所引各案本部詳加查核江蘇省芮華一起與江西省黄步一起均係假差嚇詐致被詐之人自戕經救未死照假差嚇詐自盡例酌減問擬特引例微有參差罪名究無甚出入至吉林省張玉喜及廣東省黄得進二起一則將被詐之人業已鎖拏一則搜搶銀物二十餘兩按

律均應擬徒擬以充軍係屬照例辦理亦與此案情
節迥不相符衡情酌斷應將該犯宋林於詐為州縣
衙門文書誆騙科歛財物軍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
徒三年閻二依為從律於宋林滿徒罪上減一等擬
杖九十徒二年半應令該撫遵照辦理所有該撫將
宋林擬軍閻二擬以滿徒之處應毋庸議餘如所咨
辦理至遲延職名云云

書

山東司 同治十一年

本部查偽造印信之案情罪綦重律不論得財與否均應斬首即從前舊例亦係按照首從擬以斬決絞候迨雍正五年廣東省林邦瑜等偽造縣印案內欽奉

諭旨以從前只議定假印擬斬之條至於作弊之事有大小所犯之罪有輕重未曾詳細分別尚未允協著另行定擬具奏等因欽此經本部始以是否事關軍機錢粮假官等藥分別問擬立決監候並以賍數多寡分別問擬斬候滿流嘉慶二十二年又定有假印形質已具篆文

刑律詐偽

偽造印信時憲書

字體已成僅止筆畫少缺分別定擬之例至偽造印信已成又經誆騙行用尚未得財應否照已得財科斷例內並未分晰註明非缺畧也原以此等人犯均係律應論死因其誆騙無多量從末減已屬倖邀寬典若再分別未經得財從輕定擬殊非嚴定此律之本意是以此條例內止有造而未成各減一等之文並無誆騙未得財亦得減等之文即後條例內明言甫經雕刻尚未行用方准減等明言必篆文筆畫實未齊全又未誆騙得財方以造而未成科斷則偽造

印信已成又經誆騙行用即不得以尚未得財與造而未成論減叅觀自明檢查向辦成案俱係照誆騙為數無多例擬以滿流並無歧誤今孟毓俊充當該州刑書輒因貪希圖嚇詐私雕假印揑造差票傳人雖尚未詐得財物惟私雕假印已成又復行用應即照騙財為數無多分別首從例擬以流徒未便以賍未入手遽予論減致滋輕縱第該撫僅畧舉數語並未將全案供招送部本部碍難懸擬應令該撫速飭審明按例妥擬報部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山西司 道光二十年

是偽造金銀按律同一擬徒例内獨將偽造假銀一項加重發烟瘴並無將偽造假金一体加重明文則文則偽造假金者自應仍照本律科斷不容牽混比例叅觀如盜馬牛而殺律均擬徒例内獨將盜牛殺者加重擬軍則盜殺馬者自不在其内又如殺子孫及奴婢圖賴律均擬徒例内止將殺子孫圖賴者加擬軍則殺奴婢圖賴者自不在其内皆此類是也況重偽造假銀舊例罪應絞候與私鑄銅錢罪名相等

迨後改發烟瘴猶較律加至數等誠以銀為
國家帑稅所關故偽造者特嚴其例至黃金雖貴究屬物近
珍玩估賍定罪仍須折銀其不得與白銀並論已可
概見該督輙將偽造假銀例文引作偽造假金將該
犯任幅子於烟瘴軍罪上減等擬以滿徒寔屬錯誤
自應隨案更正並請通行各省查照以符定律

湖廣司　同治十二年

查例載各省拏獲私鑄之案不論砂殼銅錢核其所鑄錢數至十千以上或雖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為首及匠人俱擬以斬候為從及知情買使者俱發新疆給官兵為奴其鑄錢不及十千者首犯匠人俱發新疆給官兵為奴為從及知情買使之犯照鑄錢十千以上從犯之罪遞減一等又私鑄鉛錢十千以上為首及匠人俱絞監候為從及知情買使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十千者為首及匠人俱發新疆

給官兵為奴為從及知情買使各依次遞減私鑄鉛
錢未成為首杖一百流三千里為從依次遞減科斷
各等語嗣于咸豐三年間本部將私鑄大錢之案即
照私鑄銅錢本例分別十千上下及私鑄次數問擬
斬候發遣奏奉
諭旨允
准遵行後添鑄當百以上至當千大錢私鑄之案層
見疊出經定郡王等奏請嚴定罪名將私鑄大錢為
首及匠人無論是否已及十千俱從重定為斬候又
將私鑄當百以下大錢為首及匠人分別錢數次數

問擬立決斬候先後奏准遵行七年正月
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覆御史保恒等疏通大
錢案內奉
旨嗣後私鑄匪徒無論首從訊明就地正法等因欽此是年
據直隸總督洛稱拏獲私鑄鉛錢人犯胡振幅等一
業聲明私鑄大錢既已奉有通行惟私鑄鉛制錢一
項作何治罪並未議及應否即照私鑄當百以下大
錢為首及匠人於斬候罪上請
旨即行正法並欽遵

諭旨無
論首從訊明後就地正法咨部核覆經本部以私鑄
鉛錢舊例與私鑄銅錢治罪有殊原以定例時官鑪
並未鑄有鉛錢故治罪亦有差等現在鉛錢曾經官
鑄行用則私鑄鉛錢與私鑄銅錢各錢同一為害圜
法所有私鑄銅錢罪名既經迭次加重自應將私鑄
鉛錢之犯欽遵
諭旨不
論首從就地正法等因遵行各省遵照至同治九年
本部修例時因當千當百等大錢早經停鑄其當十
大錢行之歷久官民均便無虞滯礙請將私鑄當十

大錢人犯罪名仍照私鑄銅錢例一體辦理奏准纂入例冊遵行在案茲據湖廣總督官文稱拏獲私鑄小錢胡大忠等一案遵查例載私鑄銅錢數至十千以上為首及匠人俱擬以斬候為從及知情買使者俱發新疆給官兵為奴又查咸豐八年奉部通行嗣後私鑄銅錢各錢之犯不論首從就地正法惟查咸豐八年通行直隸胡振幅私鑄鉛錢一案均係因私鑄鉛鈇錢及當百以下大錢無私鑄銅制錢作何治罪明文在內至咸豐七年私鑄匪徒無論首從訊明就

地正法係戶部議覆疏通大錢案內所奉
諭旨文
似專指私鑄大錢而言即同治九年奉部頒發新例
亦未纂入不無疑義伏查舊例私鑄銅錢較私鑄鉛
錢為嚴今私鑄鉛鐵錢皆已加重而私鑄銅制錢若
反獨輕似未得情法之平竊思此案引斷既無確憑
權衡難期得當自未便率定爰書致滋出入究應援
引何例辦理咨部明晰指示俾有遵循並據湖北巡
撫以前情咨部示覆各等因　本部查私鑄制錢之
案鉛錢與銅錢例文本有區分自別鑄當千當百等

大錢以來因私鑄案犯頗多是以特將罪名加重通
時鉛鉄等錢曾經官鑄行用其私鑄此項錢文與私
鑄銅錢同一為害圜法故將私鑄鉛鉄等錢之犯亦
一併從嚴懲辦均係指當時官鑄行用者而言今當
百當千大錢並鉛鉄制錢早經停鑄其當十銅大錢
與銅制錢相為流通行用本部於同治九年修例時
聲明私鑄當十銅大錢仍照私鑄銅錢例分別定擬
並無另有私鑄鉛錢加重之例則遇有私鑄小錢之
案應仍照私鑄銅錢本例辦理已無疑義即遇有私

鑄鉛錢之案亦應仍照私鑄鉛錢本例科斷亦不廢

有錯誤本部續纂例內既未將私鑄鉛鉄等錢罪名

添纂專條其從前嚴定治罪通行即不得復行引用

所有該省胡大忠等私鑄小錢一案自應訊明所鑄錢數

是否至十千以上及是否鉛錢查照私鑄各本例分

別科斷自無歧誤應令該督撫速飭審擬報部到日

再行核覆可也

直隸司 光緒九年

查審理私鑄案件必須嚴究鑄錢數目有無私銷確情按例懲辦方足以重國法不得率憑狡避含混供詞遽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許大漳韓中淋韓鍾鈺與在逃之高四聽從未獲之崔洛遐允彩出資本私鑄小錢銷售漁利並價雇張潑沅于黑帮同做工因無處私鑄高四聲稱高家庄村外伊有空房三間並無隣居可以私鑄將許大漳等領往往下崔洛在攤上買得錢模風箱碎銅等物許大漳韓中淋化銅攪

沙鑄錢張澱沅于黑挑水打炭許大漳等陸續鑄成小錢二千數百文尚未銷售經縣訪聞獲犯該署督將許大漳韓中淋依私鑄銅錢不及十千例匠人發新疆為奴仍照名例改發駐防給官兵為奴並聲稱韓鍾鈺聽從崔洛出本私鑄依從犯減一等擬徒張澱沅于黑依受雇之犯挑水打炭照為從遣罪上遞減一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逸犯崔洛等緝獲另結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案情該犯許大漳聽從在逃之崔洛糾邀與韓中淋韓鍾鈺夥出資本私鑄小錢

價雇張瀛沉于黑帮同做工並覓得鄉村偏僻地方
空房置買鑄錢器具具為積慣私鑄非止一次已屬
顯然乃謂該犯等僅鑄成小錢二千數百文尚未銷
售殊難憑信且本年九月間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
五城會議整頓京城錢鋪章程經本部以近來銷燬
官鑄大錢攙雜鉛沙改鑄私錢多在近畿村墟往往
聚集多人洪鑪廣鑄攙入官錢混使以致官錢日形
其少私錢日見其多奏請嚴拏私鑄私銷等因在案
今該犯許大漳等敢在津郡地方私鑄尤難保無銷

燬官錢情事承審之員並不嚴切根究率據捏飾避
就供詞遽行擬以遣徙殊不足以懲奸玩而重國法
業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
該署督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妥擬報部到日再
議可也

湖廣司 同治十年

本部查偽造印信之案情罪綦重律不論得財與否均應斬首即從前舊例亦係按照首從擬以斬決絞候迨雍正五年廣東省林邦瑜等偽造縣印案內欽

奉

諭旨以從前只議定假印立斬之條至於作弊之事有大小所犯之罪有輕重未曾詳細分別尚未允協著另行定擬

具奏等因欽此經本部始以是否事關軍機錢粮假官等弊分別問擬立決監候並以贓數多寡分別問擬斬

刑律詐偽

詐假官

候滿流嘉慶二十二年又定有假印形質已具篆文
字體已成僅止筆畫少缺分別定擬之例至偽造印
信已成又經誆騙行用尚未得財應否照已得財科
斷例內並未分晰註明非缺畧也原以此等人犯均
係律應論死因其誆騙無多量從末減已屬倖邀寬
典若再分別未經得財從輕定擬殊非嚴定此律之
本意是以此條例內止有造而未成各減一等之文
並無誆騙未得財亦得減等之文即後條例內明言
甫經雕刻尚未行用方准減等明言必篆文筆畫實

未齊全又未誆騙得財方以造而未成科斷則偽造印信已成又經誆騙行用即不得以尚未得財與造而未成論減恭觀自明檢查向辦成案俱係照誆騙為數無多例擬以滿流並無岐誤今萬慶培以武生投効荊州將軍衙門帮拏教匪出力得有六品頂戴迨事竣遣撤後輒因希圖嚇詐銀錢私雕將軍關防捏造查拏逆犯委札冒充藍翎儘先守備妄拏朱十偉嚇詐較之尋常誆騙者情節尤重雖尚未詐得財物惟私雕假印已成又復行用應即照騙財為數無

多例擬以滿流未便以贓未入手遽予論減該犯捏
造委札自稱儘先守備訛係嚇詐財物與偽造憑札
詐為假官者不同自應照無官詐稱有官並未造有
憑札但係圖騙一人犯該流罪例擬以絞候該撫所
引該省辦過陳大名成案係僅止描摹印信與此案
私雕假印情節迥不相同未便援以為據所有萬慶
培一案應令該撫速飭審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也

奉天司 光緒四年

查例載無官而詐稱有官並未造有憑札但係圖騙一人圖行一事犯該流罪者擬絞監候等語此案于鶴令車寶田詐稱都察院通政司差務官員冒戴七品頂帽僞造旗幟訛詐鋪商住戶寔属目無法紀惟並未造有憑札其所造旗幟僅稱都察院通政司差務與詐稱內使近臣不同且計贓罪止擬流自應仍照詐假官誆騙之例問擬該將軍將于鶴令等依詐稱都察院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外體察事務欺詐

刑律詐偽

詐假官

官府煽惑人民律擬斬引斷殊未允協應即更正于
鶴令東寶田均改依無官而詐稱有官並未造有憑
札但係圖騙一人圖行一事犯該流罪者擬絞監候
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將軍奏稱孫幅清云云等
語查于鶴令等既改照詐假官誆騙例擬絞監候孫
幅清即孫泳庭馬左令均係隨同訛詐亦應改於于
鶴令等絞罪上減一等各擬杖一百流三千里餘如
所奏辦理

雲南司光緒九年

查例載無官詐稱有官並未造有憑劄但係圖騙一人圖行一事犯該徒罪以下者發近邊充軍又指稱文武大臣族屬擾害經過有司衙門索取財物誆騙違法者徒罪以上枷號一個月發近邊充軍各等語前一條載在律詐假官門內後一條載在兵律多乘驛馬門內例義各有指歸引斷不容歧異即遇有案情介在疑似並無恰合專條者無妨參核比擬酌量科罪以期無枉無縱此案盧敬修即岑敬修欲至雲

刑律詐偽

詐假官

南謀業因無盤費聞雲貴總督係屬同鄉起意偽造總督鈐記詐稱官親騙錢使用取木板砍方因止會楷書不諳篆文用紙寫就雲南駐省總督鈐記字樣反帖板上用刀刻成鈐記一顆將舊存拾獲功牌一張填寫盧敬修姓名假冒六品軍功藍翎千總又刻成岑敬修圖章一顆恐一人不像官親向素識之王老四告知邀允充作跟班隨同撞騙得贓分用盧敬修用紅布做小旗一張插在行李上覓令潘潤林挑行李同行盧敬修自行冒稱堂姪岑三老爺名目王

老四充作跟隨盧敬修等行至貴州興義縣地方向該縣騙借盤費錢三千文並向羅平縣騙借銀三十六兩又一路向不識姓名人誆騙盤費銀兩不記確數均同王老四隨時分用潘潤林並不知情亦無分給銀钱嗣盧敬修等復至貴州普定縣向該縣誆騙該縣彭億清因其情節可疑正提訊問適奉訪聞行查發委審辦該府司將盧敬修即岑敬修依指稱文武大臣族屬擾害經過有司衙門索取財物誆騙違法徒罪以上例擬枷號一箇月發近邊充軍王老四

減等擬徒詳經該督以盧敬修所造木質總督鈐記
字文並非關防未便照偽造關防例上減等問擬即
其詐稱現任官堂姪騙借川資核與指稱文武大臣
族屬虛張聲勢挾害索取之例亦情事不同惟該犯
偽造功牌札文假冒六品軍功藍翎千總據供恐人
查問藉以掩飾等語寔為無官詐稱有官以圖騙人
行事查軍務以後凡軍營立功弁勇以牌札投効收
標者甚多則功牌札文似與部頒憑札相同第該犯
所造牌札係為圖騙起見且札文內尚無印信年月

究輿憑札稍有區別所有該犯罪名應否照無官詐稱有官並未造有憑札問擬抑應照偽造憑札自為假官例辦理之處查無辦過成案咨部示覆等因本部查該犯因無盤費聞雲貴總督係屬同鄉起意商允王老四等詐稱官親誆錢使用並檢獲功牌一張填寫盧敬修姓名假冒六品軍功藍翎千總自稱堂姪岑三少爺向沿路州縣騙得銀三十六兩該府司將該犯依指稱文武大臣族屬擾害例科斷自係重在冒充官親且所稱該犯一路詐借均說是岑姪少

爺地方官纔肯允借若非詐說是武官誰肯借與銀錢等語亦屬寔在情形至該督以府司引擬未協聲稱該犯偽造功牌札文假冒六品軍功藍翎千總據供恐人查問藉以掩飾寔為無官詐稱有官以圖騙人行事且札文內並無印信年月亦與偽造憑札稍有區別擬將該犯照並未造有憑札犯該徒罪以下擬軍之例問擬係專為詐為職官起見惟查此兩條同一擬軍情事均屬相近無論比引何條均無出入應令該督速飭按例妥擬報部再行核覆可也

雲南司 光緒十年

查盧敬修因無盤費聞雲貴總督係屬同鄉起意商允王老四等詐稱官親誆錢使用並撿獲功牌一張填寫盧敬修姓名假冒六品軍功藍翎千總自稱堂姪岑三少爺向沿路州縣騙得銀三十六兩前據該督咨部亦覆經本部以該府司將該犯依指稱文武大臣族屬擾害例科斷自係重在冒充官親且所稱該犯一路詐借均說是岑姪少爺地方官纔肯允借若是詐說是武官誰肯借與銀錢等語亦屬實在情

形至該督以府司引擬未協聲稱該犯偽造功牌札文假冒六品軍功藍翎千總據供恐人查問藉以掩飾實為無官詐稱有官以圖騙人行事且札文內並無印信年月亦與偽造憑札稍有區別擬將該犯照並未造有憑札犯該徒罪以下擬軍之例問擬係專為詐為職官起見惟查此兩條同一擬軍情事均屬相近無論比引何條均無出入行令按例妥擬去後茲據該督以盧敬修既無擾害驛遞衙門占宿公館索取夫馬及希圖免稅誆騙等項重情未便截取例

文比照指稱文武大臣族屬擾害例問擬況計該犯所騙贓銀三十兩僅止杖罪以下亦不在徒罪以上更不便援引前例擬軍惟該犯將黄光亮六品功牌挖填自己姓名復偽造札文假冒六品軍功藍翎千總以圖倚飾雖札文內並無印信年月與偽造憑札有間但該犯挖填功牌假冒頂帶已罪應擬徒復敢無官詐稱有官將盧敬修依無官詐稱有官並未造有憑札但係圖騙一人圖行一事犯該徒罪以下例發近邊充軍本部覆加查核情罪尚屬允協應如所

咨辦理至該督聲稱外省詐稱官親誆借財物事所
常有計贓輕者向係杖責發落嗣後似此案件如其
並無擾害驛遞衙門占宿公館索取夫馬及希圖免
税誆騙等項重情應否按照詐稱現任官子姪律計
贓從重論罪抑即無前項重情亦不計其贓數多少
但經誆得財物者即應照指稱文武大臣族屬擾害
例擬軍之處並祈部示核覆通行遵照免致罪名出
入錯誤等語查詐稱官親與無官詐稱有官條例已
極詳明遇有此等案件司讞者果詳核定擬自無畸

輕畸重之虞若此案情形即以指稱文武大臣族屬
一例論則其詐假官亦在虛張聲勢徒罪以上之列
不必定論賍之多少也所有該督聲請由部核覆通
行遵照之處應毋庸議餘如所咨辦理仍令照例彙
題至失察職名應否免開事隸吏部云云

湖廣司　光緒十年

查例載買受選剳冒名赴任者斬監候又官民人等告訐之案如敢妄揑干已情事聳准及至提集人證審辦仍係不干已事者無論所告虛實詐賍多寡已未入手俱不分首從先在犯事地方枷號三箇月滿日發近邊充軍又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加減定擬各等語此案已革把總周家籌向在逃之黃壽長買受守備周德福保札冒名投標例無治罪專條惟核與買受選剳冒名赴任者情節相似第

詐假官

刑律詐偽

投標僅圖差委較之赴任視事輕重懸殊自應比
例量減問擬應如該署撫所奏周家濤應比照買
受憑劄冒名赴任斬監候例上量減一等擬杖一
百流三千里解配折責安置據供母老丁單係武
弁冒名投標情節較重應不准其留養已革參
將田復勝查知周家濤冒守備周德福之名投標
輒因借貸不遂商同李弼卿捏名妄控固屬刁詐
惟周家濤假冒他人官職大干例禁該革弁等因
此舉發究與因別事詐騙不遂捏詞告訐者情節

有間自應按例量減問擬田復勝李鄉卿均應於官民人等告訐之案妄捏干己情事聳准及至提審仍係不干己事無論所告虛實詐贓多寡已未入手不分首從發近邊充軍例上量減一等各擬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責拘役該署撫將田復勝等擬軍之處應毋庸議該署撫奏稱田復勝云云

奉天司光緒十六年

查例載無官詐稱有官並冒稱現任官員姓名並未造有憑劄但係圖騙一人圖行一事犯該流罪者擬絞監候又故殺子孫圖賴人發附近充軍又律載一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各等語此案李文敬即李文成捐納衍聖公府署齋奏官嗣因貧起意假充委員訛錢使用即戴五品頂戴藍翎向人說是高道台委員在彼訪查事情又因齋奏官不像委員即冒充同旗恩騎尉文敬之名一時記不清文敬名字將敬字誤

詐假官

寫静字所有鄰近村屯皆被李文敬哄住僉稱該犯是省中委員迨後李文敬来省有素識之趙義順到店向李文敬告説伊族嫂趙王氏招留養老女壻富希安霸佔家產勾串李文敬藉端訛詐得財分用李文敬應允糾約素識孫姓王姓二人假充服役由省起身至趙王氏家内向趙王氏詐稱被趙義順呈控係高道台委員拘拏被控人証送官治罪即將趙王氏並富希安連趙王氏夫姪趙連玉一併鎖拏帶至店内聲言送省訊辦趙王氏等因見李文敬頭戴頂

鈕信以為寔怕受拖累因找劉長青于海等向李文
敬央求李文敬索要東錢五百吊並外要開付店帳
東錢一百吊趙王氏應允將牛六隻合東錢二百七
十吊連現帖東錢三十吊共先交東錢三百吊又外
交馬一匹合東錢一百吊作為開付店帳下欠東錢
二百吊經劉長青承保應許六月底交還李文敬將
馬匹給店內作為店錢其牛隻帖錢均經劉長青等
交李文敬收用始將趙王氏等放回嗣劉長青找向
趙王氏討要下欠錢文趙王氏告說訪聞李文敬假

詐假官

充委員令劉長青將贓要回劉長青約同素識之張甸春至李文敬家斥説假充委員詐贓令將財物倒回李文敬不允劉長青逼索彼此口角揪打李文敬見伊兒媳崔氏懷抱幼孫女會兒知其抽風將死喝令崔氏將孫女摔死捏稱劉長青等毆斃並糾衆强搶等情赴縣報案驗明會兒係因抽風被摔身死該督以李文敬詐充委員嚇取財物計贓東錢六百吊按六吊合制錢一百吊應折銀一百兩係在十兩以上罪在徒罪以上將李文敬即李文成於詐充差役

妄箠平人嚇取財物犯該徒罪以上無論有無簽票枷號一個月發近邊充軍例上酌加一等發邊遠充軍仍加枷號一個月李崔氏聽從伊翁喝令將抽風幼女摔死圖賴應於故殺子孫圖賴人發附近充軍例上量減擬徒係婦女杖決徒贖等因咨部　本部查詐充各衙門差役嚇詐財物犯該徒罪以上罪止擬軍與無官詐稱有官並冒充現任官員姓名圖騙得贓之例犯該徒罪以下擬軍犯該軍流即應擬絞者罪名輕重懸殊引斷不容牽混今李文敬以捐納

衍聖公府齋奏官起意訛詐戴用五品頂戴藍翎揑充訪事委員並冒稱恩騎尉文敬之名向趙王氏嚇詐得贓核其情節係屬詐稱委員復冒稱現任官員姓名並非詐充各衙門差役計所詐之贓已至一百兩犯該流二千里按無官詐稱有官並冒稱現任官員姓名圖騙一人犯該流罪之例即應擬以繯首與假差嚇詐犯該徒罪以上罪止擬軍者迥不相同且該犯唱令崔氏將孫女摔死圖賴及誣告劉長青等糾衆強搶毆斃孫女論罪均應擬以軍流又 其 將

趙王氏等鎖拏帶至店内亦較尋常空言誆騙者情節為重豈得置假冒職官於不論而牽引詐充差役之條致滋輕縱至李崔氏聽從伊翁唱令將幼女捧死圖賴律應罪坐尊長其為從之卑幼不坐該督將李文敬照假差嚇詐例加 等擬軍並將李崔氏照故殺子圖賴軍罪上減徒引斷均未允協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詳核例案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山東司　道光十八年

本部查假差嚇詐釀命死非平人之案向來辦理固未畫一惟例內捕役人等奉差緝賊如將所獲之人嚇詐財物因而致死尚不論竊盜平人均應擬絞若假差嚇詐致斃人命之案反得以死非善類量予減等是絞之奉官差緝之捕役治罪轉輕殊失情法之平今胡泳塊等假充差役向竊賊陳二和尚嚇詐錢文致陳二和尚情急自盡自應仍依假差嚇詐致被詐之人自盡例分別首從擬以絞候滿流未便因死

非平人奉議寬減應令該撫作速審明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至該撫又稱假充差役妄拿並非平人嚇詐財物被詐之人並未自盡之案應否量減問擬一節自應一体不准減等以符定例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陝西司道光二十一年

臣等查假差嚇詐與刁徒訛詐之案情事迥不相同刁徒訛詐不過扱聞抵隙肆其譸張在被詐之人猶屬勢均力敵自非實在愚懦不至遽被其害至假充官役威嚇平人是自處於莫敢誰何之勢以必售其無所忌憚之奸玩法病民較為輕重是以刁徒訛詐未釀命者按恐嚇取財律計贓罪止擬流而假差嚇詐計贓逾貫者即與蠹役詐贓一體擬絞定例具有等差援引不用牽混若謂假差釀命死者究非平人

刑律詐偽

詐稱內使等官

亦止可於將來核辦秋審時量予區別今舍本例不用而比附刁徒平空訛詐之案遽予寬減設有詐贓逾貫者豈得因所詐係罪人之贓而寬之至上年臣部題准通行係申明刁徒平空訛詐例內並非無端嚇詐不得濫引之意與假差嚇詐之條並無干涉該撫不加詳核率將該犯等分別首從問擬流徒殊屬輕縱罪関生死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浙江司 光緒七年

查例載詐充差役未捏簽票止係口稱奉差嚇詐若計贓逾貫及雖未逾貫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擬絞監候為從減一等等語此案蔣珠球係典史家丁因徐春龍等在船同賭布圖捉拏送官邀功糾同張城法等假充縣差捉拏嚇唬致徐春龍逃避失足落水身死前據該撫將蔣珠球依假差嚇詐致被詐之人自盡絞罪上減流張城法等減等擬徒具題經臣部查核該犯等滋事地方例有嚴禁所稱拏賭邀功何

可憑信雖係無影謀詐贓捏造發票情事致令另行
確訊妥擬去後茲據該撫覆訊該犯等假差拏賭止
圖邀功妄無捏造發票詐贓別情徐春籠死由自行
失足並非伊等追逐逼迫所致核與假差嚇詐自盡
究有不同徐春籠究係有干例議之人失足落水亦
與自盡有間設該犯等當日索詐巨贓恣意嚇逼以
致被詐難堪飲恨自盡按例擬罪亦不過科以繯首
今僅空言嚇拏並無索詐財物而亦一例擬以絞候
與實在嚇詐逼斃者無所區別將該犯等仍照原擬

依例減等擬以流徒等因具題臣等查例內指明口稱奉差嚇虎計贓逾貫及雖未逾貫被詐之人因而自盡均擬絞候是一經嚇詐斃命即應擬以繯首並不論其是否得贓另為區別况假差嚇詐釀命較正身衙役釀命者情節為重蠹役詐贓致作奸犯科之人自盡尚應依例擬絞假差嚇詐自不得較蠹役詐贓者計罪轉輕今已死徐春龍在船賭博固非平人而蔣珠球起意假充差役挺拏送官邀功即與索詐無異徐春龍死由於溺溺由於拏致死之由情無二

致自應依例科斷未便以死係賭匪有干例議之人
因失足落水並非自盡曲寬其縲首之罪該撫將蔣
珠球依詐充差役未得贓止係口稱奉差嚇唬被
詐之人因而自盡擬絞例上量減擬流殊未允協應
即更正蔣珠球合依詐充差役未得贓止係口稱
奉差嚇唬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絞例擬絞監候惟
死非平人該犯等究未得有財物應酌入秋審緩決
辦理張城法徐毛頭即徐潔壬柏林聽糾往挈應依
為從減一等例於蔣珠球絞罪上減一等各擬杖一

百流三千里張城法徐毛頭均已病故應毋庸議王
柏林事犯到官在光緒七年五月十四日
恩詔以前係假差嚇詐釀命為從減等擬流情節較重應
不准援減該撫將蔣珠球等擬以流徒之處應毋庸
議該撫疏稱頗老五云云

貴州司 光緒十年

查省理假差嚇詐斃命之案必須嚴究確情按例科
斷不得意為開脫率行量減致滋輕縱此案杜小全
因曾楊氏夫弟曾順林等拐帶朱老三之妻朱陶氏
等先經該氏容留寄宿嗣朱老三尋獲朱陶氏扭住
曾順林毆打經路過之潘老五等拉勸朱老三又與
潘老五爭毆被潘老五等毆傷身死報縣究拐各犯
並有屍親張貼報口聲明有知犯逃所在引差拏獲
自當厚謝杜小金起意假充府差向曾楊氏查問逃

刑律詐偽

詐稱內使等官

犯下落引差查拏莫得酬謝邀允貫連升張兆同往
曾楊氏家捏稱伊等均係府差奉本府派來訪查拐
逃各犯勒令曾楊氏指出曾順林等逃匿所在曾楊
氏不能回答杜小全即欲帶去見官當有隣婦蘇杜
氏攏勸曾楊氏許以次日查明回信杜小全等當即
走回曾楊氏向蘇杜氏愁嘆稱伊實不知曾順林等
去向深慮次日不能回話到官問罪不如尋死經蘇
杜氏用言勸慰詎曾楊氏畏罪情急是夜用刀自抹
咽喉殞命經屍姪楊小娃曾見喊同蘇杜氏看明報

知曾楊氏之夫曾雙仁回家詢悉情由適值患病未
及呈報旋經該府訪聞獲犯驗詳該撫以杜小全因
圖酬謝假差恐嚇曾楊氏非無故之人該犯亦無索
詐情事與妄拏平人嚇詐致斃者不同將杜小全依
假差嚇詐致被詐之人因而自盡絞候例上量減擬
流貫連升等依爲從減等擬徒等因具題 臣 等查曾
楊氏之夫弟曾順林姦拐朱陶氏等同逃即使曾楊
氏實係知情留住亦在律得容隱之列並無罪名可
科該犯杜小全希圖謝資假差恐嚇致曾楊氏情急

自刎身死即與索詐無異初不得因曾楊氏之夫弟
姦拐人妻致寬該犯絞抵之罪況詳核此案情節曾
順林於光緒八年四月拐逃朱陶氏等朱陶氏之夫
朱老三於五月十六日戕獲曾順林等被潘老五楊
九林將朱老三致斃於七月十六日拏獲潘老五到
案該犯杜小金假差恐嚇曾楊氏則係六月初八日
是尚在未獲潘老五之先何以前次審擬潘老五具
題時並未究出此層直待事隔半年忽又訪聞就此
而推不特此案明係另有情弊更足徵前案之不寔

不盡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詳核案情妥擬
具題並將潘老五一案嚴訊確情作速具題到日再議

奉天司 光緒十一年

查審理命案必須嚴究致死確情按例定擬以成信讞況案關假差往拏死者又係無辜平人情節纂重尤不得僅憑支飾供詞率照尋常共毆科斷致滋輕縱此案張幅芽前充長春廳練勇嗣因誤公斥革與已死李城交在逃之陳泳幅均不認識李城交係陳泳幅親戚向在陳泳幅家居住王菩年之父王守邦充當該廳練長副該廳長春堡德義店被賊搶劫赴廳控稱陳泳幅糾搶差緝未獲張幅芽捏至通化縣

刑律 詐偽

詐稱內使等官

屬找工聞知陳泳幅在彼藏匿因思緝賊有功必可充復追路遇王菩年向告前情揑稱係奉練長王守邦差派訪緝並令帮拏王菩年知其充勇在伊父一處當差不知已革當即允從張幅芽復邀允蕭菓蒓並在逃之仇洛七王潔又雇不知姓名炮手八人五更時張幅芽等分攜火鎗刀械共十三人一同前往蕭菓蒓王菩年因行走落後張幅芽帶領仇洛七等先至陳泳幅家門首鬪門進院聲言拏人陳泳幅與李城交驚起趕出查看李城交攜斧奔砍仇洛七等

上前格鬪張幅芬急忙喝阻仇洛七等已各用刀械
將李城交亂砍致傷倒地因人多手雜何人砍傷何
處部位張幅芬並未看清維時王菖年蕭菓舜踵至
張幅芬即向訴述各自逃走投約追赶拏獲張幅芬
等報縣驗訊陳泳幅在保潛逃張幅芬旋亦在監病
故該府尹以已死李城交本非張幅芬欲拏之人當仇
洛七等毆砍之時該犯委因事起倉猝喝阻不及不
期釀成人命與寔在嚇詐拷打致斃者有間惟李城
交被仇洛七等共毆身死不知先後輕重將該犯仍

照凡鬪共毆之例以原謀為首擬絞聲明業已在監病故其王菩年蕭葉薛聽糾同往並無下手幇毆未便照為從減等擬流應於張幅芽絞罪上酌減二等擬徒等因咨部　本部查亂毆不知先後輕重罪坐原謀擬絞之例係指尋常與人爭鬪者而言若核其情節種種支離即須逐層研訊明確方可按例科斷豈得因正犯一經病故遂虛坐以絞抵之條含混了結以致諸多疑竇今已死陳泳幅如果實係搶刦賊犯確有証據則該犯張幅芽糾衆往拏意圖復究練

勇尚屬事出有因乃檢查原卷不特陳泳幅曾經到
案供明伊係昌圖府民人於光緒六年春間來至通
化縣小五道溝地方居住種地度日並無為匪不法
情事即該廳查有長春堡德義店呈報被賊搶刦一
案係光緒四年之事陳泳幅是否即係匪犯陳萬幅
並未傳同事主質訊以外別無証佐其為該犯平空
誣指已可該見如謂該犯寔因捉拏陳泳幅希圖邀
功起見當糾約多人闖門進屋之時自必將前來拏
捕情由說明何以始終並無一語竟令陳泳幅趟走

反將陳泳幅同居之李城交刀械交加亂毆致斃殊非情理所有查閱屍格李城交身受各傷至十八處之多均重至骨損被糾之仇洛七等與李城交既無積仇深恨亦非該犯唱令主使何以下手如此很毒更難保無另有起衅别故其李城交係有何事來至陳泳幅家居往究竟係何戚誼是否同居共財陳泳幅家内是否另有别項親屬該處有無田房産業原咨均未詳細究明辦理殊涉草率至王菅年蕭菓薅既已聽從張幅芳前往拏人張幅芳又與王菅年之

父王守邦同在一處充當練勇其何時斥革斷難諉
為不知且該犯等均各携帶兇械隨同往捕非意在
幇毆而何乃謂當仇洛七等亂毆李城交之時適值
行走落後並無幇同下手情事顯係因仇洛七等在
逃未獲恃無質証籍詞趋避冀圖輕減罪名現在張
幅芳雖已病斃尚有王晉年等不難澈底根究以期
水落石出該侍郎於此案延擱數年之久並未確切
研鞫率將張幅芳照原謀為首例虛例絞罪王晉年
蕭巢蕣又於張幅芳絞罪上酌減擬徒減杖遷就完

結而案情與例意種種不符之處均置之不理殊非
核實辦公之道罪名出入攸関本部礙難率覆應令
該侍郎再行提犯嚴鞫確情並飭緝逃犯仇洛七等
務獲究辦按例妥擬到日再議可也

浙江司 光緒十二年

查審理假差嚇詐斃命之案必須嚴訊確情按例懲辦不得任聽狡飾供詞遽予量減致滋輕縱此案項押成因熟悉船帮歷爲官商雇辦船隻嚴樹蟜在吳福洪船上帮工嗣項押成稔知時值遞解秋審人犯須船裝載希圖先行雇倩免致貽誤乘坐小船尋至相君山下見吳福洪船隻卸貨駛回當向雇裝秋審人犯差使吳福洪回復項押成即以如不肯裝定行稟官封押之言嚇唬吳福洪畏累無奈令嚴樹蟜落

刑律詐偽

詐稱內使等官

蓬隨行詎嚴樹蟢被嚇落蓬慌張船身閃側失跌落水被淹殞命該撫將項押成比照假差嚇詐致被詐之人自盡擬絞例上量減擬流等因具題臣等查該省通解秋審人犯需用船隻自應由地方官辦理該犯項押官既非在官之人即無經管之責何以轉恐悞差私行雇覓所供已難憑信即謂該犯應為官商雇辦惟人犯尚未起解該犯亦未受囑託何以尋雇吳福洪船隻一經回復即以稟官封嚇之言相嚇是其藉差索詐已屬顯然況吳福洪既令嚴樹蟢落蓬

隨行該犯無復用其恐嚇嚴樹蟢即無所生其畏懼何至落蓬時猶稱被嚇慌張以致失跌溺斃更難保無彼此忿爭情事縱使所供屬寔嚴樹蟢死由於溺溺由於嚇雖與被詐之人自盡者微有不同而釀命之由則情無二致豈得因死者失足落水遂可寬該犯緣首之罪該撫並不詳核例案率將該犯照假差嚇詐致被詐之人自盡例減等擬流未免有意開脫案情既未確鑿引斷亦未允協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研鞫務得確情按例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 光緒十三年

查例載詐稱衙門差使假以緝捕盜賊為由妄拏平人嚇取財物若被詐之人毆死假差者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又例載共毆案內應擬絞抵人犯遇有原謀監斃在獄將下手應絞之人減等擬流各等語此案魯二小因張洼假充捕役誣賴伊兄魯小磅窩竊索詐不遂將魯小磅拴走該犯瞥見查知爭毆輒與父魯禧等用奪獲長槍等械毆扎傷張洼越日身死查已死張洼身受各傷其被魯小磅魯禧用水車

鐵軸等械所毆右肩甲等處傷甚輕淺不致戕生惟後被該犯用槍扎傷肚腹透內為重應以擬抵查魯二小與其兄魯小琢同居共財又係五服至親目覩其兄被張瀅假差索詐即與本身被害無疑雖係父子一家共犯弟侵損於人應以凡人首從論自應按例問擬應如該督所題魯二小合依詐稱衙門差使假以緝捕盜賊為由妄拏平人嚇取財物若被詐之人毆死假差者擅煞殺罪人律絞例擬絞監候今該犯因兄被詐而獲罪伊兄因本案拖累在押病故核

與共毆之案原謀監斃在獄下手應擬絞抵之人減等擬流事異情同該督將該犯比例減流具題聲明聽候部議等因臣部查共毆案內原謀監斃尚准將下手應擬絞抵之人減等擬流今該犯係屬擅殺較共毆為輕自應比例辦理魯二小應比照共毆案內下手應擬絞抵人犯遇有原謀監斃在獄將下手應擬絞抵之人減等擬流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死係罪人毋庸追埋該督疏稱云云

江蘇司 光緒十五年

查審理假差嚇詐之案必實係假捏簽票執持鎖鍊僅圖恐嚇詐財方可援照假差之例定擬若核其情節顯係夥衆强刦鎗斃人命即應嚴究如何商謀肆掠及致死確情按例懲辦不得任聽趨避供詞牽行含混定獄致案情與例意不符此案蔡㯳廾曾充州役被革與在逃之傅三許路筱等撞遇閒談傅三因知王寶貴家道殷寔儒弱可欺起意假充差役將王寶貴架至許路筱家捏指窩藏積匪逼其寫立欠據待

刑律詐僞

詐稱內使等官

後索取糾允蔡懍升等同往訛錢分用是夜蔡懍升
徒手傅三等分携洋鎗一共十人偕抵王寶貴門首
蔡懍升與傅三等撞門進內傅三喝令許路移等將
王寶貴架走蔡懍升隨後迯出鄰衆董紹俊等追捕
各犯畏懼紛迯蔡懍升落後被獲董紹俊與王寶貴
之姪王大赶不知被何犯放鎗轟傷蔡懍升未經目
繫董紹俊越日因傷殞命王寶貴捏砌被刦牛隻衣
物報縣會勘訊出寔情王寶貴自行呈首訊詳該撫
將蔡懍升依詐充各衙門差役妄挐平民嚇取財物

犯該徒罪以上例枷號一個月發近邊充軍聲明據
供逸犯閙鎗轟傷董紹俊身死旁無質証應照例監
禁待質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案情該犯蔡慄廾聽
從逃犯傅三等同至王寶貴家如果僅止意圖假差
訛詐儘可將王寶貴喚出向其恐嚇即使不服亦可
將其鎖拏該犯既供稱傅三稔知王寶貴懦弱可欺
尤屬易於嚇唬何以當夜結夥至十人之多執持洋
鎗撞門入室徑將王寶貴架走迹其兇暴情形迥非
假差嚇詐可比難保非該犯等糾衆强刦因被隣衆

追捕放鎗將董紹俊轟斃所稱將王寶貴架至許路
修家意圖捏指窩藏積匪逼寫欠據訛索明係事後
捏飾之詞况王寶貴原報係被强劫何以又復呈首
謂係捏砌檢閱原咨內亦並未訊取王寶貴確寔供
詞其為地方官抑勒捏改希圖消弭巨案已可概見
且該犯既被追及豈能束手就縛安知非該犯開鎗
拒捕轟斃人命乃謂迯犯傳三唱同許路修等將王
寶貴架走該犯係隨後迯出董紹俊被何人轟斃該
犯並未目擊是將為首及拒捕殺人重情皆諉諸在

迯之犯殊不足以成信讞承審之員於此等强刦拒
斃隣佑重案並不認真研究確情又不上緊踹緝迯
犯率據狡避供詞遽將該犯照假差妄拏平人嚇詐
例擬軍監禁待質何以懲兇暴而安善良案情既未
確鑿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
提犯研鞫並嚴拏迯犯傳三等務獲質訊明確妥擬
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直隷司 同治九年

查故殺子孫圖賴律止杖六十徒一年例則加發附近充軍蓋惡其忍于骨肉相殘以行其詐賴之術故特嚴立科條用昭懲戒至旁人教令其父殺子圖賴律例內均無治罪明文原以父子天性之親恩義為重在其父固不能聽信旁人謀斃所親即或意在圖賴若非其父有心殘殺外人亦不敢無端與之商謀既非情理所應有即為律例所必無總在承審之員臨時酌核定擬期無枉縱此案李得明因隣人孫富

場賣地該犯稔知孫富場懦弱起意訛詐往向訛錢
滋鬧未允李得明主唆原業主劉旺捏稱孫富場盜
賣契外空地令其幫同訛索孫富場仍未給錢李得
明冒寫劉旺之名具呈捏控訊明將李得明掌責完
案李得明不甘復主使孫富場族弟孫富來捏以孫
富場改契賣地等情令其呈告許其謝禮時孫富場
亦令堂弟孫富漢作抱將李得明指控李得明復懷
孫富場抱告之恨意圖洩忿因知孫富來有年幼孫
女患病即向孫富來之子孫進才捏稱其父現被孫

富漢呈控在押唆使孫進才將有病幼女抱至孫富漢門首摔傷藉此嚇唬可免伊父押累之苦孫進才信實夜間攜抱幼女赴孫富漢門首摔傷聲喊嚇唬詎幼女被摔傷重移時殞命前據該都統以該犯僅囑孫進才摔傷幼女不圖幼女被摔斃命將李得明依棍徒擾害例擬軍孫進才依故殺子律擬杖六十徒一年等因咨部經本部以案情未確駁令嚴鞫妥擬去後旋據該都統咨稱覆訊李得明係因挾孫富漢列抱指控之嫌主令孫進才將有病幼女摔死孫

富漢門首圖賴洩忿該犯身雖不行惟係造意主謀將李得明逍駁改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孫進才改依故殺子孫圖賴人罪上量減滿徒聲明李得明業已在監病故等因咨部本部查該都統此次接准部覆之時該犯李得明業已病故並未取有該犯生供固難懸坐以斬首之罪即謂正供俱已確鑿寔係該犯起意慫恿第查父故殺子既不得與故殺凡人相提並論其教令父故殺子似亦未便與教令故殺凡人一律同科例內教誘人犯姦盜等項不聞

即坐教誘者以實犯姦盜等項之罪其教令人殺子圖賴豈得實科以謀殺造意之條如謂案關人命不可無實抵之人與教誘犯別項罪名不同不知例內祇有教令九十老人故殺子孫坐教令者以殺凡人之罪其年未至九十例無明文遇有此等案件自不得概坐教令者以殺凡人之罪即不待辯而自明況謀殺定律纂嚴若情節稍涉疑似未可强行牽引是以例內又載有果有詭計陰謀方以造意論斬無得據一言為造意一概擬死等語原恐讞獄者拘泥律

文率擬重辟故特另立專條以昭詳慎今李得明主唆孫進才率甕幼女向人圖賴孫進才並非九十老人即與坐敎令者以殺凡人之例不符衡情酌斷應將李得明照敎誘人犯法與犯法人同罪律依故殺子圖賴人例擬發附近充軍即謂該犯屢次向人訛索未遂冒名妄告復主令孫進才擇甕幼女圖洩私忿情殊刁惡應仍照該都統原擬依兇惡棍徒擬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酌量加擬枷號已足蔽辜若因係部駁案件並不詳核例意遽將該犯照謀殺凡人

為首律定擬殊未允協雖該犯業經病故罪名仍應更正所有該都統將該犯李得明照謀殺造意律問擬斬監候之處應毋庸議孫進才聽從李得明主使將幼女抱赴孫富漢門首摔死圖賴仍應按例擬軍惟據該都統訊明係為救父出押情急所致並未商同圖詐錢文與因別事殺子圖賴者有間將該犯於故殺子圖賴人軍罪上酌減一等擬以滿徒應如所咨辦理餘如所咨完結相應咨覆該都統可也